

惶恐達到頂點。

「他們都是平日生猛到極的同事，有些是中大的師兄弟姐妹，大家都很年輕，好難想像連下床的氣力都沒有，有的要戴氧氣罩，呼吸好困難。」

胡志遠說，頭一個星期，完全沒有人康復，如何用藥亦未掌握，但ICU則愈來愈多人；更嚇人的，是有幾個家庭一家大細全都住進了醫院，那種不明朗帶來的恐怖感，非筆墨可以形容。

捱到第三星期，威院情況終於開始穩定，輪到瑪嘉烈『爆煲』，那邊幾十名病人連同ICU主管都中招了，胡志遠即被調過去「救火」。

「我們學到的教訓，是醫生救病人同時要保護到自己，但防預裝備是極細微的工序，只要有一個小缺口，病毒都有機會鑽進來。」例如早期的保護衣，只蓋到膝蓋，下面褲管長時間暴露在充滿病毒的房間裡，有機會把病毒帶出醫院甚至令自己受感染，所以他提醒瑪嘉烈的員工，離開醫院前得要換褲，和小心不要用手揩抹。

臨床小貼士

在臨床觀察上，胡志遠亦提議了一個快速觀察病人的貼士。

「每日巡房時，記緊要和他們傾偈，一旦發現他們連坐起身都氣喘的話，就是變壞先兆，可以提早用藥。」

見得病人多，才有這種細緻的觀察，胡志遠也說，威院雖然曾經癱瘓，但挺過來後，他們的經驗，就可以幫人。之後，他亦到過大埔醫院協助照顧患者。

胡志遠當然明白以身試病毒的危險，他戴住口罩見記者，除下來時，也下意識地退後兩步。

他說，幸好太太也是醫生，很明白他做的事。兩人到現在雖仍共處一屋，但緊守相距五呎的守則，就算一起吃飯，也隔得很開，中間的空位闊得可以多坐一個人！而他睡的書房，太太一定不會進入，看似疏離，其實反映的是更內在的關心，不想至愛的人出事。「疫症令人變得好珍惜現有的關係，跟至親一起是好難得的，我雖然好少見父母，但心裡很掛念他們。」

十二日追凶

95 生化博士

徐國榮

這一場可能是全港參與人數最多的抗疫戰爭，每一個人都不願袖手旁觀。做了十年基因排列的中大生化系副教授徐國榮，在疫潮爆發後，第一時間聯絡沈祖堯說希望幫忙。

「我們從報章上知道威院爆發疫潮，當時我們正進行乙型肝炎基因研究，合作的威院內科醫生陳力元也中招，我們也很擔心。」

期間中大與威院間的醫學研究合作完全停頓，而陳力元於病發前

數日曾到過實驗室，徐國榮說他們當時不知道情況嚴重，沒有要求一班曾與陳力元合作的研究人員實施隔離，慶幸大家都沒有受到感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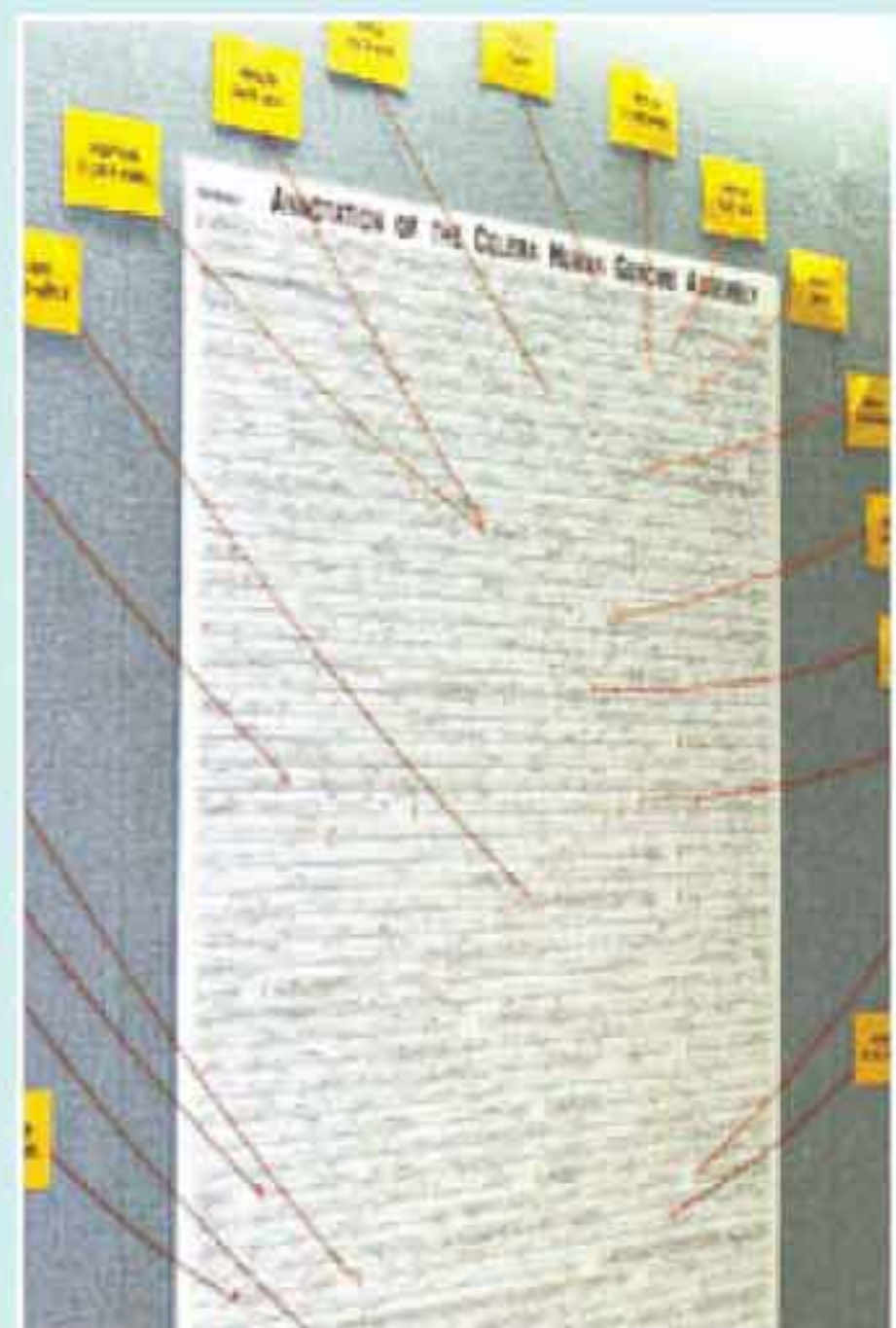
破解病毒基因要與時間競賽，當威院的沙士疫潮受到控制，徐國榮馬上投入工作。

第一個病毒樣本於四月四日送到中大生化系實驗室進行基因解碼，徐國榮希望在十日內找到初步基因排列，過程艱巨而痛苦。



◀徐國榮不是走在前線，卻也是抗災史上的重要幕後英雄。

抗災戰士中，前線醫護的拼命精神備受景仰，可別忘了，在大後方有班基因研究員，也在馬不停蹄為破解病毒基因尋兇，這群由徐國榮副教授帶領的無名英雄，在抗疫青史上，理所當然，要記一功。



◀三萬個基因密碼，要在短時間內破解，實非易事。